



北大教育经济研究（电子季刊）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search (Beida)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主办
Institute of Economics of Education, Peking
University

第6卷第3
期
(总第20
期)

主编：闵维方；副主编：丁小浩 阎凤桥；

编辑：岳昌君 孙冰玉

基础教育阶段影响中国学生课外补习因素探究¹

沈 华

(北京大学 教育学院 教育经济研究所, 北京, 100871)

摘要：在崇尚教育等社会传统思想影响下，中国学生和家长并不满足于学校内的正规教育，许多学生还参与了课外补习辅导，这类非正式教育为中国学生参与终身学习提供了外部条件，使得学习的需求和学习内容可以由学习者个体确定，是构成中国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形式之一。

中国课外补习的供给主要由市场主导，绝大多数是私人部门提供的，必然会增加家庭对基础教育的私人支出。本研究在分析影响学生参与课外补习因素的基础上，深入考察学生投资课外补习所取得的效益，揭示这类教育形式对学校正规教育的影响，为家庭选择理性的教育投资决策提供依据。

为了维护教育平等和社会公平，我国政府对禁止教师参与课外补习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执行和监管的力度都不足。最后，本研究从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的视角，提出政府有效管理这种教育形式的政策性建议。

¹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基础教育阶段城镇家庭校外教育投资研究”资助
沈 华，女，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博士后

一、引言

学生课外补习在世界许多国家日益盛行,已经成为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一种重要学习方式。这种课外补习的学习方式作为学校正规教育的补充,并且学习的需求和学习内容可以由学习者个体确定,学生不仅可以选择巩固和提高学校有关的课程内容,还可以选择提升自身素质的教学内容。另外,这种学习的教学方式更加多样化,学生支配学习时间也是灵活多样的,已成为各国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崇尚教育等儒家文化和社会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学生和家長更不满足于学校内的正规教育,大量学生参与了课外补习辅导,这类非正式教育为中国学生参与终身学习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对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终身学习体系构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了构建和完善政府、学校和家庭多方共同参与的中国基础教育阶段的终身学习框架,从终身学习体系的视角对课外补习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国内外对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课外补习做了大量的研究。马克·贝磊教授对世界许多国家的课外辅导做了大量的国际比较研究,将这种教育称为是一种“影子教育”。通过比较不同国家课外补习的规模、教学方式和成因等,从教育提供者和消费者两方面阐述了这类教育形式存在的理由,并分析了这类教育对学校正规教育、社会和经济所造成的影响,还为一些国家提供了政策改革的建议(Mark Bray, 1999;2000;2006;2008)。经济转型期国家也对这问题做了研究,发现课外补习与该国的GDP有关系(OSI, 2006)。有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课外补习大量涌现进行了原因分析,从效率和公平的视角探讨课外补习中出现的问题(Dang & Rogers, 2008)。

中国学者一直在关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课外补习。有学者研究了学生选择课外补习的因素,以及影响家庭对课外补习支出的因素(雷万鹏, 2004;薛海平&丁小浩, 2004);还有的研究了课外补习对学生学业成绩的作用(王昕雄, 2008)。也有学者从新课程改革的视角,论述了课外补习是实现学生全面发展并落实终身教育理念的必要措施(谢丽玲, 2004)。

以上国外的研究主要是国际比较关注各国间的共同问题,国内的对高中学生参加高考的补习研究较多,而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初中学生准备中考的补习关注不多。本文通过对高一新生的调查,关注初中阶段的学生补习状况,探究影响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原因,以及补习学习效果的相关因素。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2部分是学生补习现状描述和研究方法的介绍,第3部分研究影响学生参与课外补习以及学习效果的相关因素,最后,从建构和完善我国终身学习体系的视角,提出研究结论和相关建议。

二、学生补习现状描述和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的数据来源于对甘肃、湖南和江苏三个省的高一年级学生的问卷调查。选取这三个省作为样本是基于它们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考虑的,在中国分别位于低、中、高水平。在每个省我们选取了省会城市和一个相对贫困县的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发放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827份。主要从学生的基本信息、教育支出和课外补习三个方面。主要关注课外补习对学生的影响和对升学所起得作用。

1. 学生补习现状描述

(1) 学生基本特征

调查样本中,学生的性别结构是男生占53.2%,女生占46.8%,男生比例略高于女生6.4个百分点,和我国高中生的整体比例基本一致。

学生中少数民族的比例占到了7.7%。学生年龄绝大多数在15-17岁之间,占了总样本的87.6%。

从学生的家庭居住地看,40.3%的学生是农村的,来自地级市的占了26.5%,只有9.4%的来自省会级城市,这与我国人口整体分布的比例基本一致。

学生中在重点高中和非重点高中的比例分别为54.6%和45.2%,这和我们选取的总体样本基本一致。学生在学校的班级类型与学校类型的比例很接近,重点班和普通班分别为54.2%和45.8%,表明有一半以上学生是在优秀班级中。

(2) 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规模、方式和强度

在我们的样本中,在升入高中的最后一年中,参与补习的比例到达了74%,有近3/4的学生参加了课外补习,26%的学生没有参加过补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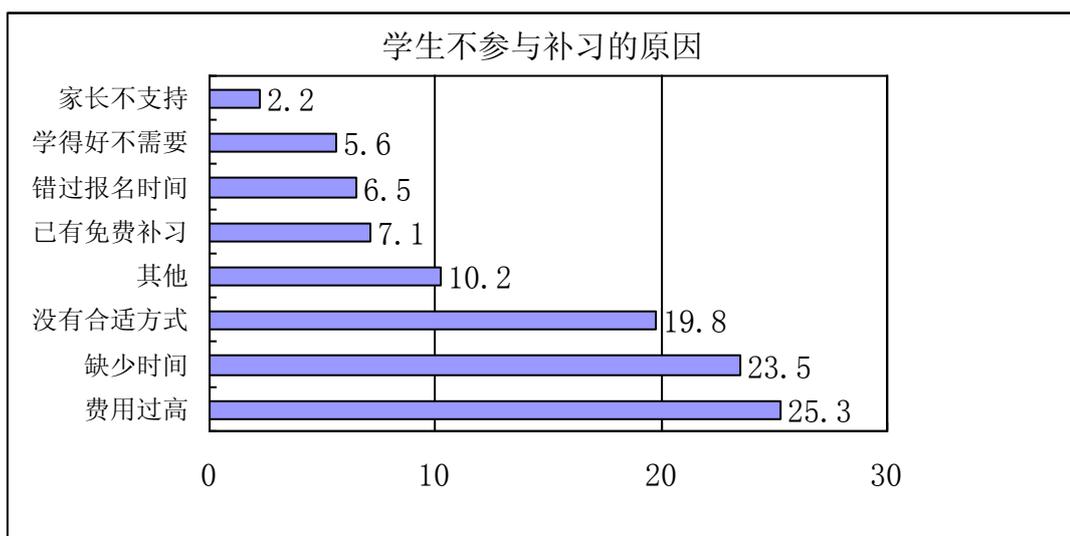


图1 学生不参与补习的原因

对没有参加补习学生的原因调查中,我们列举了7个选项,其中,有25.3%学生选择了“费用过高”,所占比例最大;其次是“缺少时间”为23.5%;位于第三位的原因是“没有合适的补习方式”,占总样本的19.8%;只有5.6%的学生认为自己学得足够好不需要额外的补习,而“家长不支持”补习的比例最低为2.2%。可见,补习费用的高低是影响学生能否参加补习的重要因素,是我们值得关注的问题。

从补习课程的数量和科目看,在初三年级参加了4门以上课程补习的占了25.3%,补习了2-3门课程补习的是27.5%。补习了一门的为13.3%,可见学生补习的课程门数是较多的。主要集中在中考的考试科目,其中英语和数学补习的比例最高,其次是物理和化学,补习生

物和地理的最少。

从补习教师的类型看,为“自己任课教师”的比例最高为45.3%,其次是“其他中学教师”和“本校其他任课教师”各占16.7%和11.4%,三者之和比例高达了71.6%。表明在校教师是课外补习的主要提供者。

补习班级的规模有1/3的是参加了中班(26-50人)类型的,其次是小班(6-25人)的占了26.3%,而“5人以下”和“一对一”的比例各占10%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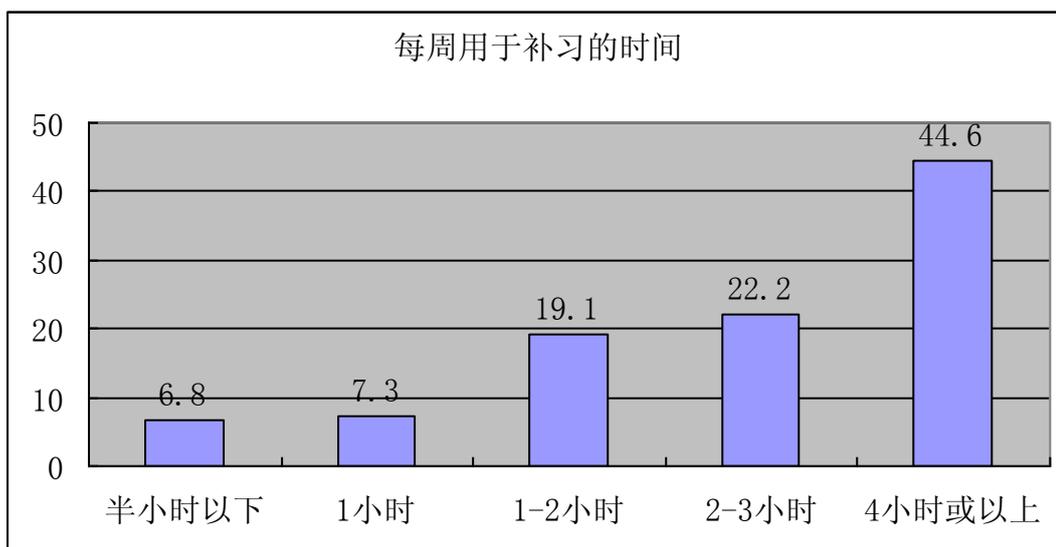


图2 学生用于补习的时间

从补习的强度看,44.6%的学生要补习4小时以上,表明这类学生要化半天的时间用于补习,而半小时及以下的不足7%。

(3) 参与补习的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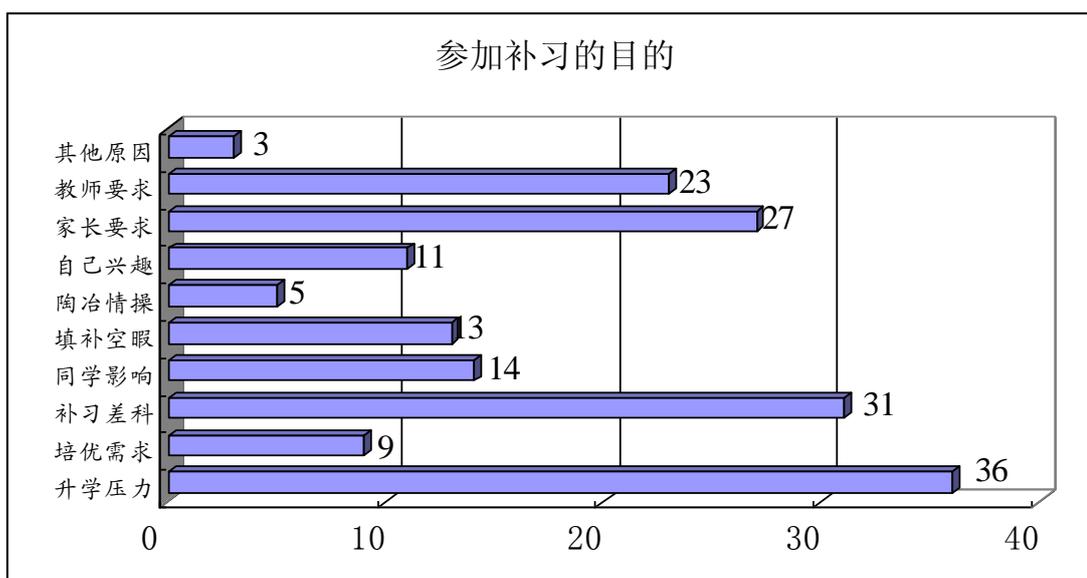


图3 学生参与补习的目的

学生对参加补习的目的分析,主要是“升学压力”带来的;其次是“补习差科”占了31%,而“培优需求”只有9%,可见学生补习的目的是“补差”而“培优”。另外,家长和教师的要求所占的比例也不小。

2. 研究方法

为深入分析学生选择参与课外补习的原因,以及影响补习的学习效果的原因,本文采用了以下的研究方法:

(1) 因素分析法影响学生课外补习的内外因素

我们借鉴国外的研究,收集了20个影响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指标,运用因素分析的方法,将20个指标分类为6个主要因素,分类讨论影响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各种因素。

(2) Logistic 回归分析学生选择参与课外补习的几率

对是否参与补习的学生分为两类,分析影响学生选择课外补习的可能性的因素。基本模型是:

$$Y = f(pr, fed, bs, mi, sch, cla, fee)$$

其中, pr 是省份, fed 是父亲受教育程度, bs 家庭中兄弟姐妹人数, mi 是母亲月收入, sch 是学校类型, cla 班级类型, fee 初三的杂费支出

Y 表示学生是否参与了课外补习,是一个二分变量,我们可以运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分析学生选择参与课外补习的几率。

(3) 影响学生课外补习学习效果的因素

在对学生的课外补习效果的评价中,我们比较参与补习该门课程前后的成绩提高分数为因变量,建立的模型为:

$$Y = f(pr, tea, time, ex, bs)$$

其中, pr 是省份, tea 是补习教师的类型, $time$ 为补习时间, ex 补习费用支出, bs 家庭中兄弟姐妹人数

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探究提高学生课外补习成绩的主要因素。

三、学生课外补习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1. 因素分析探究学生对课外补习的态度

我们对20个指标进行因素分析,发现将这20个指标可以归类为6个因素,累计贡献率为54.2%。

第1个因素包含了“参加补习是通过考试的唯一出路”、“参加补习是获得高质量教育唯一途径”、“任课教师不允许辅导自己的学生”、“政府应该禁止任何人参加补习”和“补习是因为教师不讲授全部教学内容”。它的贡献率达到13.5%。主要学生对补习参与各方的态度和参与补习的根源。说明学生选择补习是为了在升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又希望政府加强对补习市场的规范和管理。

第2个因素包含了“补习是教师获得额外经济收入”、“通常补习费用都很高”和“教师

对参加补习学生的态度”。学生主要从补习费用的角度考虑。再一次表明，补习费用的高低是影响学生参与补习不可忽视的指标，并且关注补习费用的流向，以及教师对补习学生的态度。（见表1）

表1 影响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因素分析

影响补习的相关因素	因素1	因素2	因素3	因素4	因素5	因素6
1 参加补习是通过考试的唯一出路	0.7625					
2 参加补习是获得高质量教育唯一途径	0.7218					
3 任课教师不允许辅导自己的学生	0.6303					
4 政府应该禁止任何人参加补习	0.5799					
5 补习是因为教师不讲授全部教学内容	0.5727					
6 补习是教师获得额外经济收入		0.7629				
7 通常补习费用都很高		0.7472				
8 教师对参加补习学生的态度		0.5395				
9 大学教师比中学教师效果好			0.7263			
10 只有富裕家庭能负担补习费用			0.666			
11 富裕家庭能聘请更好的家教			0.5759			
12 补习是家长的要求			0.3901			
13 有崇尚教育的社会文化背景				0.7258		
14 就业压力，未来能获得更好就业机会				0.5932		
15 专门机构组织的补习比私人个体的好				0.5395		
16 学生常要求任课教师补习					0.6931	
17 任课教师鼓励成绩差的学生补习					0.6754	
18 补习是为了学到更多的课外知识						0.7632
19 学校课程不能覆盖升学考试内容						0.6188
20 补习是为了提高学校成绩						0.4872

2. 学生选择课外补习可能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省份的学生选择参与课外补习的可能性是有差异的。相对于江苏省而言，甘肃和湖南学生选择参与的可能性更大。甘肃和湖南的经济发展水平低于江苏，可见经济发展与学生选择补习有一定的相关性。

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学生是否参与课外补习有显著的影响。表明父亲文化程度越高，子女参加补习的可能性越大。父亲具有较高的文化程度，更加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所以选择课外补习的可能性必然较大。

家中兄弟姐妹的人数对选择参与补习有显著的负影响。我们样本中，31.9%是独生子女，

近40%的家庭有2个小孩, 16.4%的家庭3个小孩。表明家中子女人数越多, 要参加补习的可能性越小。(见表2)

表2 学生选择参与课外补习的可能性

变量	因变量: $\ln[P_s/(1-P_s)]$	发生比 (Exp(B))
省份(以江苏为参照)		
甘肃	1.416***	4.120
湖南	2.120***	8.327
父亲受教育程度	0.290**	1.337
兄弟姐妹人数	-0.167*	0.846
母亲月收入(以6000元为参照)		
500元以下	-1.117	0.327
501-1000元	-0.316	0.729
1001-1500元	-0.329	0.719
1501-2000元	-0.583	0.558
2001-2500元	-0.737	0.478
2500-3000元	-0.825	0.438
3001-3500元	19.440	277264061.043
3501-4000元	-0.506	0.603
4001-4500元	-25.416	0.000
4501-5000元	19.872	427033956.979
5001-6000元	18.560	114939012.010
就读学校类型	0.619**	1.858
就读班级类型	-1.386***	0.250
初三学年的杂费支出	-0.001**	0.999
常数项	0.555	1.742
Chi-square	97.833	
R ²	0.326	

注: P_s 表示学生参加教育补习的概率,

* $p < 0.1$, ** $p < 0.05$, *** $p < 0.01$

母亲的月收入对选择课外补习的影响随着收入档次的不同有差异, 但是差异不显著。可是从符号分析, 母亲收入低的参与补习的概率较低, 收入上升到3000以上, 子女参与补习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而收入在3500-4500之间中等收入家庭的子女补习概率有所回落。原因在于低收入家庭难以承担补习费用, 只有放弃这类学习; 中等收入的家庭可能有买房等其他支出需要, 会暂时减少补习费用增加其他支出项目; 高收入家庭对补习费用支出没有过多的顾虑, 选择补习的机率会很大。

另外, 学生所就读的学校类型对选择补习的可能性是正的影响。相对于非重点高中的学生而言, 重点高中学生参与补习的可能性大。这也能说明通过补习对提高升学考试的成绩有作用。我国的中考成绩高低直接决定了学生就读的学校类型。初三学生需要通过课外补习来实现上重点高中的目标。

学生就读的班级类型对是否参与补习有显著的负影响。相对于普通班的学生而言,重点/试验班的学生参与补习的可能性较低。各校的重点/试验班通常会配备更好的师资和教学条件,学生觉得学校的教学能满足学习要求,从而降低了参加课外补习的概率。

初三年级的杂费支出数额对参与课外补习是显著的负影响。表明杂费支出越大,参与补习的概率越小。当杂费支出数额过大时,必然对课外补习费用存在挤出效应。特别对于甘肃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省份而言,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3. 影响学生课外补习效果的因素分析

为验证课外补习的效果,我们调查了补习后成绩提高位于前四位的科目,补习前后的成绩差异在10分以上。提高最多的科目人均17分,多数提高了20分;位于成绩提高第二位的,人均提高了14分,多数是提高了10分。表明通过补习学生对提高该课的成绩有明显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我们将通过补习成绩提高最多的作为因变量,探究提升学生成绩的影响因素。

表3 补习对提高成绩的影响因素

解释变量	学生成绩提高分数	
省份	-1.383***	(0.351)
补习的教师类型	0.484***	(0.189)
每周补习的学习时间	-1.027***	(0.350)
补习所支出费用的对数	0.8787**	(0.350)
兄弟姐妹人数	0.410**	(0.186)
常数项	17.237	(2.665)
调整后R ²	0.045	

注:括号中为标准误

*p<0.1, ** p<0.05, *** p<0.01

在模型中,我们可发现影响补习效果的因素有学生所在的省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对学生的补习支出和升学对有一定的影响,研究表明经济欠发达省份,学生补习的效果越好。

对补习的教师类型不同,对学生成绩提高的影响是显著。从前面的教师类型分布,表明在校教师是课外补习的主要参与者,他们对教学内容比较熟悉,对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水平有一定的了解,能针对学生需求提供辅导,更有利于学生成绩的提高。随着补习教师自身水平的提高,对学生成绩提高的效率是有差异的。我们的选择项中,当补习教师是“高校教师”和“该领域专家”时,学生的成绩提高速度会大于中学教师、在校大学生和退休教师。

每周化在补习上的学习时间和学习效果不是成正相关关系的。样本中44.6%的学生要补习4小时以上,而半小时及以下的不足7%。参与补习时间越多,并不一定能提高学生的成绩。由于课外补习是学校外的额外学习,补习花费过多的时间,将挤占学生的休息和娱乐等时间,可能导致学生对该课程学习兴趣的下降或厌恶,使得学习成绩难以得到有效提高。

补习费用支出越高,对学生课外补习的成绩是正效应。课外补习的种类繁多,不同类型的补习费用差异很大。如果补习费用越高,学生得到的有效补习会更多。在中国课外补习的费用与班级人数和教师辅导水平相联系的,这样有支付能力的家庭必然会愿意支出更多的费用,期望取得更好的考试成绩。

家庭中兄弟姐妹的人数与学习成绩的提高是正相关的。在前面我们分析是否选择补习时,兄弟姐妹的人数的多少会影响他们是否参与补习的态度。如果多子女家庭的学生参与补习了,会更加珍惜补习的机会,对课外补习的学习动力大于独身子女,出现更好成绩的结果就不奇怪了。

四、对建立终身学习体系的研究结论和建议

通过以上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在中国参与课外补习学生的比例很高,这种学习方式已经成为多数学生的选择。而且参与补习的时间有40%的超过了4小时,是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

2. 补习费用的高低对学生是否选择补习,以及参与何种类型的补习都产生了较大程度的影响。

3. 课外补习的教师类型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提供补习的多数是在校的中学教师

4. 母亲收入高低对参与补习的概率有直接影响。收入偏低的参与补习的可能性较低,而收入上升到3000以上,子女参与补习的可能性在提高。

从以上分析,为探索适合我国终身学习的支持框架出发,参与课外补习各方应该共同努力,在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下,完善我国的课外补习市场。

首先,从政府方面需要加大对基础教育阶段课外培训市场的监管力度。教育部三令五申“禁止在校教师参与课外补习”,可是中学教师成为课外补习的主要提供者,这必然对正规学校教育产生冲击。政府采取有效的措施,遏制在校教师参与课外补习行为,规范课外补习的收费项目和数额,保证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构建终身学习体系框架时,对经济困难家庭学生的资助是不可忽视的。

其次,从学校角度要严格保证正规教育的教学质量,严格按教学大纲要求教授课程,杜绝教师不完成教学内容从而强迫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行为。

最后,学生和家长对课外补习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要盲目地投资于课外补习。课外补习时间的多少对学习效果有显著影响,合适的课外补习能有效提高成绩,可是过多的补习对子女的身心健康都不利。并且造成家庭支出的浪费

参考文献

- [1] Bary, M. *The shadow education system: Private tutor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lanners*. Paris: UNESCO, 1999.
- [2] Bary, M. *Adverse effects of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Dimensions, implications and government responses*. IIEP, 2000.
- [3] Bary, M. *Private supplementary tutoring: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patterns and implications*. Compare, 2006.

- [4] Bary, M. *The shadow education system: Private tutor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lanners*. IIEP, 2006.
- [5] 马克·贝磊等著, 杨慧娟等译. 教育补习与私人教育成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 [6] 雷万鹏. 中国农村教育焦点问题实证研究[M].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7.
- [7] 薛海平, 丁小浩. 中国城镇学生教育补习的实证分析[P]. 2006年中国教育经济学会年会论文.
- [8] 谢丽玲. 课外补习: 落实终身教育理念的必要措施.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04(6).
- [9] 王昕雄. 上海高中生家庭教育支出与学业成就的研究[D].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论文, 2008
- [10] Open Society Institution. *Education in a hidden marketplace: Monitoring of private tutoring*, 2006
- [11] Hai-Anh Dang & E Halsey Rogers. *How to interpret the growing phenomenon of private tutoring: Human capital deepening, inequality increasing, or waste of resources?* The World Bank, 2008